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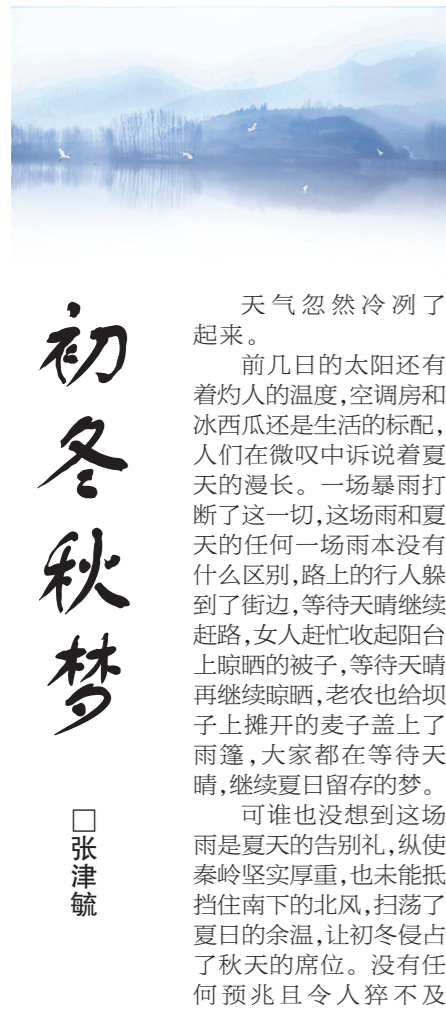
小雪时节

□程毅飞

冬天从立冬开始，亦步亦趋，徐徐渐进，不知不觉到了小雪。然此小雪并非零星飘落之小雪，而是冬天的第二个节气。小雪时节，气温逐渐走低，万物开始藏匿。《月令七十二候解集》中说：“小雪，十月中。雨下而为寒气所薄，故凝而为雪。小者未盛之辞。”由此可见，小雪时节，寒意刚刚凝结而成，还不足以让人感到刺骨之冷，说白了，小雪是冬走向寒冷的一个前奏。

我国的文化博大精深，最显著的呈现就是在节气上。二十四节气反映的是气候的各种变化，每一个节气都有它的物象三候，小雪也不例外：一候虹藏不见，二候天气上升地气下降，三候闭塞成冬。此三候以天地为根，以农事为引，描绘出了小雪节气的淡雅与从容。

每一次时令的转换，都会带给人“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的惊喜和美好。小雪时节，清而不膩，爽而不寒，给人一种唯美的感觉，一如白居易所言：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新酒、火



初冬秋梦

□张津毓

天气忽然冷冽了起来。

前几日的太阳还有着灼人的温度，空调房和冰西瓜还是生活的标配，人们在微叹中诉说着夏天的漫长。一场暴雨打断了这一切，这场雨和夏天的任何一场雨本没有什么区别，路上的行人躲到了街边，等待天晴继续赶路，女人赶忙收起阳台上晾晒的被子，等待天晴再继续晾晒，老农也给坝子上摊开的麦子盖上了雨篷，大家都在等待天晴，继续夏日留存梦。

可谁也没想到这场雨是夏天的告别礼，纵使秦岭坚实厚重，也未能阻挡住南下的北风，扫荡了夏日的余温，让初冬侵占了秋天的席位。没有任何预兆且令人猝不及防。清晨起来，窗上竟然有了雾，就好像一杯刚倒的热水凉了，水珠爬满了玻璃。尚无所反应地打开门，便候地和寒气撞了个满怀，“嘶”地倒吸一口凉气，赶紧缩回屋里，套上了更温暖的衣服才出门。

走进一家装修简单的早餐店，木桌和塑料凳冰凉，若不是热气腾腾的早点和挤着排队的顾客形成热闹的喧嚣，这家店一定冷得要命。忙于生计的人们手里拿着冒热气的包子，眼镜片被热气模糊，彼此传递着降温的消息。

站在凛冽的风里，我捡起一片枯黄的落叶，突然记起故乡的秋天，向来都是很漫长的。从立秋开始，枝叶上开始泛起黄色，清冽的秋风提醒着人们换季更衣。我曾走在故乡铺满落叶的路上，清风涤荡肺腑，鸟鸣波动心音。每当傍晚走进麦田，仿佛置身于金色海洋，在夕阳的照耀下，闪闪发光，天地融为一体，到处都是金黄色。曾经我将捡起的不同颜色的落叶放在掌心仔细观察，沉醉在它的世界，回味它们从发芽到凋零碾作尘的一生，虽有萧瑟感，却给予人满满的温暖，这应是秋天最美的味道。

夜深忽梦少年事，让我再次回到了曾经的秋天。梦见自己儿时时的三两挚友，在铺满落叶的路上奔跑着回到家中，享受外婆准备好的热腾腾的拉面。年少的时候，总觉得和朋友们能长久地相处下去，总觉得家里那碗热腾腾的拉面是再寻常不过的吃食。岁月更迭，长大后的我们背井离乡，在外为理想和生存努力打拼，而曾经那碗最普通的拉面，在冷冷的风里却深刻起来，也倍感温暖，成为我前进的不竭动力。渐渐地，在他们“天冷了记得加衣”的声声嘱咐里，又陷入思乡的梦……

梦境褪去，我裹起被寒意浸润的被窝，直愣愣地看着月亮西斜，天边泛起鱼肚白的颜色。

(单位：陕煤运销铜川分公司)



炉、小雪，如此温馨的场景，怎能不让人把酒言欢呢？

南宋高僧释善珍在其《小雪》诗中说得更为明了：“云暗初成霰点微，旋闻簌簌洒窗扉。”既然叫小雪，落点雪就再合适不过了。此时的雪，星星点点飘落也好，撒几把米粒也成，总之点到为止，不可大，大了，就失了小雪的秉性。雪的形态呢，或半湿半干，或盐粒米粒，或六角散漫，即便是雨夹着雪花，也未尝不可。无论哪一种状态，都是对小雪节气恰如其分的呈现，也是上天对大地的一种感怀与倾诉。

小雪，犹如一位眉眼深婉的女子，素朴、洁净、端庄。古籍《群芳谱》中说：“小雪气寒而将雪矣，地寒未甚而雪未大也。”身居秦岭，气候温润，小雪时节，少有飘雪，即便是偶尔下雪，也是薄薄一层，有应景的意思在，太阳一照，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更多的则是霜，清早起来，屋檐上白花一层，以为是下了雪，细瞅，才发现是霜。霜也好看，颇有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”的意味。

小雪，给人以唯美的想象和联想。单是轻唤“小雪，小雪”，就会让人心生欢喜。作为节气，既有名副其实的韵味，也有绰约美妙的风姿，更有小小雪花轻盈飘落时的优雅。倘若是一位女子呢，那轻盈的身姿、不凡的气质，有几个男子不为之迷恋倾倒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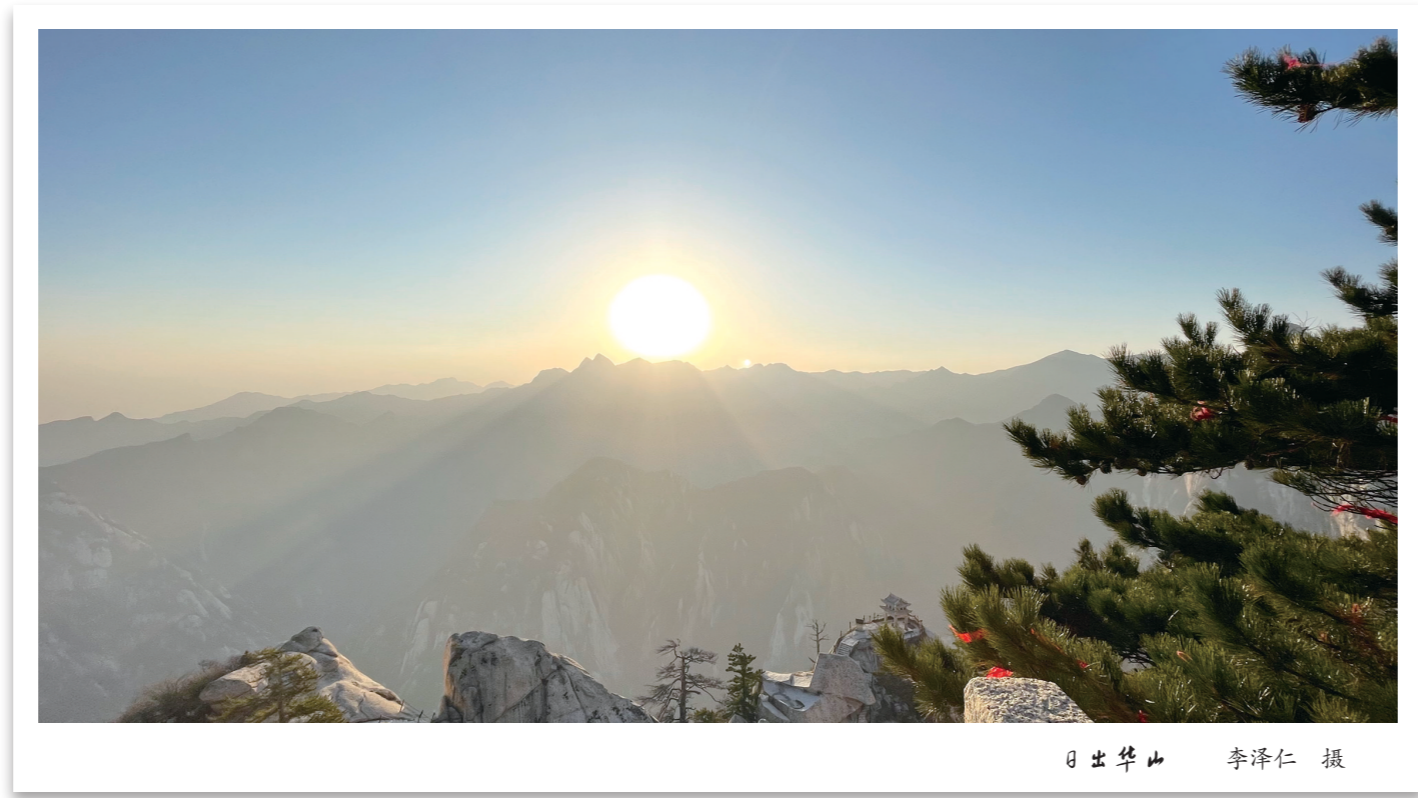
小雪时节，大地静默而安详。秋收冬藏，最后一季庄稼已安安静静地挂在农舍的屋檐下，躺在农家的粮仓里，土地干净空旷，似哺乳后的女人，神态自如，神色安详。这也难怪，承载了太多太重的收成，终于可以歇歇身子，缓口气了，怎能不好好享受这难得的时光呢？

儿时在下，到了小雪节气，母亲就开始准备过冬的食物和衣服。母亲把萝卜洗净、切条、煮熟，把红薯洗净、煮熟、切片，摆在阳光下晾晒。冬天日头短，母亲总是追着太阳跑，太阳晒到哪里，母亲就捧到哪里，直到萝卜条和红薯条晒干才罢休。母亲忙完这些，就着手窝酸菜。选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，母亲先把萝卜

缨子洗净，晾晒至水分控干后，将切成小段的萝卜缨子倒进一口大锅，煮到半生不熟时，捞出、握干，放入菜碗里，倒进烧开晾凉的“浆水”，过上十天半月就可食用了。入了瓮的酸菜既可防冻，又能保持菜质特有的水分，现吃现捞，方便又实惠，常常一大瓮酸菜就要吃到来年二三月。

吃的有了，母亲就开始备穿的了。纺棉花、缝棉被、纳棉衣、做棉鞋，就成了母亲每夜必做的功课，如豆的油灯下，母亲一针一线，把母爱和温暖密密缝进儿女的心里，才使漫长的冬天不再寒冷。虽然父母已离开了我们，可每到小雪时节想起他们，心中就会升腾起无尽的温暖。

菊蕊萎篱梅暗动，方知大地转阳升。时值小雪，我坐在电脑前，看窗外，阳光正好，风儿吹动树梢，落下片片黄叶，不禁感叹时光之深邃，正是这时光的妙手，才为我们演绎出了四季的绚丽多姿，让我们体味到了人间的多情与美好。(单位：丹凤县委党校)



柿树挂满“红灯笼”

□辛恒卫

人，与红红的柿子交相辉映，喜鹊、麻雀等鸟儿禁不住诱惑，也会偷偷啄上几口，好一幅初冬田园风景图。

霜降后，柿子由黄转红，母亲总是笑盈盈地看着柿子树，如同凝望自己的儿子，眼里散发出期盼的目光。

霜降的离去，意味着冬天踩着厚厚的落叶，急不可待地走来了。薄明的清晨，走出暖舍，便有寒气袭扰。庭院后的柿子树叶片尽落，只有红彤彤的柿子，倔强地翘首于枝头，自在炫耀；色彩灼灼如火，格外抢眼，如吉祥的灯笼，照亮初冬的寂寞和萧索。刘禹锡《咏红柿子》诗：“晓连星影出，晚带日光悬。本因遗采掇，翻自保天年。”把这种情景描绘得惟妙惟肖。

经寒意浸润的柿子，映红了冬的疏枝。母亲笑了，搬来梯子摘下晶莹剔透的柿子。

薄薄的柿子皮几乎是吹弹可破，我们欣喜地剥开一个小口，放在嘴边美美地一吸，一股清凉的汁液便进入口中，满嘴甜软，绵润在舌尖绽开。那深藏腹中的软核，光润酥软，嚼起来美滋滋，香甜滑软的感觉，充盈味蕾。

柿子，色艳味美，博得了历代文人雅士的厚爱，北宋僧人仲殊称柿子“味过华林芳蒂，色兼阳井沈朱。轻匀绛蜡里团酥，不比人间甘露。”唯有柿子，在树叶都落光后仍然眷念着枝头，等待着霜雪到来。难怪苏东坡有诗云：“柿叶满庭红颗秋，薰炉沉水度春篝。松风梦与故人遇，自驾飞鸿州。”入冬后，时常会有雪的光临，白的更白，红的更红，妙不可言。如今，柿子挂在枝头似小灯笼，透着质朴而温馨的气息，点缀了萧条枝头，用红艳光鲜的颜色，为色彩绚丽的秋天画上了完美的句号。(单位：镇安县总工会)

我向往的文化意境

□刘亚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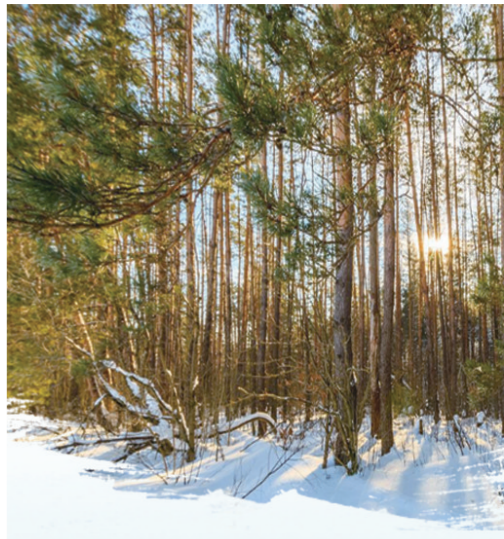
见人，但闻人语响”，几乎每个人在品读他的诗作时，眼前都会出现不同的画面。

国画的创作，布局是关键。所以初学画时，老师都会用十字红线将卡纸分为四分，这样定位之后，整幅画的结构就不会太离谱。随后，调色、着色，花青与藤黄，就有了叶的绿，胭脂与钛白，就有了花的红。色彩的深与浅，取决于各自用量的多少，也取
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接触到国画，便一下子喜欢上了这具有浓郁中国味道的艺术。

以前也看过多次画展，但只是作为一名观众，欣赏他人画作，千里江山的大气，花草鱼虫的灵动，梅兰竹菊的韵味，带给我不同的艺术享受。当有一天我自己拿起笔，调制这些色彩颜料，世界在我面前又打开了一扇多彩的窗……

在观画课堂，不仅学习绘画，也学习做人。几位老师，年龄不一，性格各异，但却具备相同的品质：耐心、细心、善解人意以及对职业深深的热爱。你会不由自主地喜欢他们、相信他们，愿意跟着他们去探索一个未知的世界。课前的相关知识普及也是我喜欢的内容，根据当天学习的类别，老师带你鉴赏从古至今的名家名作，吴道子、王希孟、郑板桥、米芾、张择端、石涛、吴昌硕、齐白石、徐悲鸿、吴冠中……那么多距离遥远，如雷贯耳的名字和作品忽然近在眼前，感觉他们穿越时空与自己对话，牵引彼此的是一根文化脉络。在这里，知道了我们曾经熟悉的诗人王维，他首先是一位画家，诗中有画、画中有诗，是他的特色，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“空山不



松

□春草

天寒云欲雪，吟径鸟踪绝。惟有松精神，苍青傲山河。

五律·世界杯感怀

□董建成

冬时燃热情，子夜启征程。声彻卢塞尔，欢腾圣火明。端居看球赛，坐论两军争。祥瑞拉伊卜，人间求太平。(单位：延长石油矿业公司)